

正刻
中庸
後藤點
全

			一	漢
		一	五	書
		一	一	門
一	一	一	八	
〇	四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內
		一	五	漢
		一	一	書
三	一	一	八	
七	〇	八		
函	冊	架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518
冊數	10	(2)
函號	277	9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夏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

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
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
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
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
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
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
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
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
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
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
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
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
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
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
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
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
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

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
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
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
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
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
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
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
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
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
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
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
也世之相後十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
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
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
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
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
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
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

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
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
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
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
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
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
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
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
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
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
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
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
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
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
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
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
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
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

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
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
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
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
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
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
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
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
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

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而董子所謂道之太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

懼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

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勿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

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

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

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太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

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揚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

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

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

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又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

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

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

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

不及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

食也。鮮能知味也。

知者之知，去聲。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迥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迥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胡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太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同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

膺而弗失之矣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

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

也中庸不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

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

與抑而強與與平聲抑語辭而汝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

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

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社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

強也而強者居之社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

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

哉矯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

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聽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

索蓋字之誤也素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也

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

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素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

之至不類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太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

篇首即以太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味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

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

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

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

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鸛飛戾天魚躍于淵其

上下察也

爲余專反詩太雅旱麓之篇爲鸛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

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與繁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遠遠端

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

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

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

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晚研計又詩幽風伐柯之

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貴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

勿施於人

盡已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入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已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

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

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

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

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

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認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願行矣行之力則行願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

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

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

而不自得焉

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

不撓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

不尤人

援平聲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

險以徵幸

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徵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

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及求諸其身

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

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子曰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

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

亦合也。既亦樂也。祭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妻子宜。

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

之良能也。愚謂以一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

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

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

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

度。思知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數。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知。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

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

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

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聲。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

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

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遊散則覆

詩曰嘉

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

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依詩作顯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

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

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勸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

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

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天音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

王實始商緒業也戎衣申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

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

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

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

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

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王蓋推

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紂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

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木
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
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

孝猶孟子之
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

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
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
刀。太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
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
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

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為去聲。宗廟之次。
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

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
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
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
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

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
也。所尊。所親。先王之

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下焉。
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

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
社祭地。

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
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

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
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哀公魯君名將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

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
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天音扶敏速
也蒲盧沈枯

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
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故為政在人

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
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

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
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
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
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

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
人指人

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
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在下位不

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
下誤重在此故君子不

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

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為政在人取人
以身故不可以

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
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

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

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

三

一也

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

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強上聲知之者之所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途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二字行文好近乎知

並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其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

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

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

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

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

庶民也來百上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

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上之由其國以及天

中庸章句
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修身則道立

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故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

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歛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定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朝。聘謂諸侯厚而納貢薄。凡為天下國家有

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

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跲其刼反行去聲凡事指

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疾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在下位不獲乎

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

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

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

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誠者天

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

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

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入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

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其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

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有弗學學之弗

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

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

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

之已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
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

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
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

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
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
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
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凶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
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
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
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

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
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
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
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
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
意彼有關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

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
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

明矣明則可
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

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

思之言以及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

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

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

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

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

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太賢以

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

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

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入之心一有不實則

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入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誠者非自成

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

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已然

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

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博厚

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

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

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

而變無為而成

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

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

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

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

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天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艸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與焉。今天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龜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天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

反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於音鳴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

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

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

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

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

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疑道之本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

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

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位也。詩。太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

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

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

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有。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

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

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

弗從

上焉者謂時主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

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

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

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五言者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

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

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

幾夙夜以永終與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

於天下者也

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斃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不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比自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

之無不特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

月之代明

辟音譬。時徒報反。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

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

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側皆

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

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

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見音現。說音悅。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

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

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

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施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

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衣音扶焉於虔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

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木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偏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徂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

其淵浩浩其天

肫之純反肫肫貌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

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

之

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

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一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亦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人德矣

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

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手皆作衣錦聚衣聚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惡去聲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疾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

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

信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

井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

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

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鉞斫力也鈇鉞也 詩曰不顯惟德

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

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

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

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

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輶由西二音詩太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

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

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

蓋聲臭有氣無形有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二等然後為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

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

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

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

要而約言之其及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朱熹曰此章言中庸之要而約言之其及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之要而約言之其及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之要而約言之其及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章句畢

